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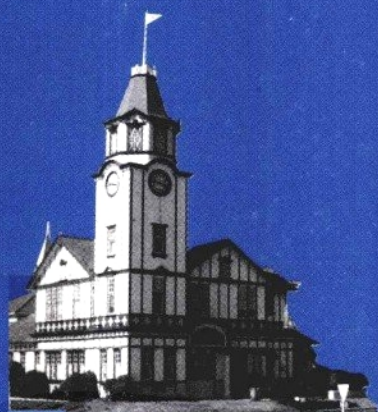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doo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新西兰史

菲利普·梅因·史密斯 著 傅有强 译

A Concise History
of New Zealand



中国出版集团
商务印书馆

A Concise History of New Zea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ww.cambridge.org

ISBN 978-7-100-06884-0



定价: 39.00 元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新西兰史

史密斯 著 傅有强 译

A Concise History
of New Zealand



中国出版集团
商务印书馆

A Concise History of New Zealand by Philippa Mein Smith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9

This book is in copyright. No reproduction of any part may take place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Commercial Press.

This edition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only.

此版本仅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销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西兰史 / 史密斯著;傅有强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世界历史文库)

ISBN 978 - 7 - 100 - 06884 - 0

I. 新… II. ①史…②傅… III. 新西兰 - 历史 IV. K6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0340 号

责任编辑 张艳丽

责任印制 杨海涛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商务印书馆

地 址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电 话 010 - 65258899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 × 960 1/16

印 张 22.5

字 数 306 千字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80种,2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

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聂震宁

副主任 刘伯根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沛 马汝军 王乃庄 王晓德 刘北成

刘新成 汤重南 李工真 李 平 李安山

李剑鸣 宋焕起 张贤明 陈 恒 侯建新

郭小凌 钱乘旦 高 毅 彭小瑜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宋焕起 张贤明

副主任 李红强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卫东 王明毅 兰本立 郭银星

谨以此书纪念我的母亲芭芭拉·安·斯塔夫，她的经历和藏书为此书作出了贡献。



致 谢

这本简明历史让我负债良多。我负欠最多的是我的一大家人：尤其是理查德·特雷梅万；坦尼娅·特雷梅万，她阅读并编辑了手稿的第一稿；埃德娜、克里斯廷和彼得·特雷梅万，菲利普·特雷梅万、崔西·霍尔以及贾尼斯·布鲁克；先妣芭芭拉，本书的受奉献人；还有我的两位兄弟杰夫和阿拉斯泰尔。我同样要感谢我的二堂兄巴里，感谢他在多年前提供的文章。读者可能会注意到，在一定程度上讲，这是一本家族史。

我十分感激剑桥大学出版社编辑金姆·阿米蒂奇，他委托了这一出版计划，并对书稿提出了建议，还要感谢克伦·希尔德布兰德以及墨尔本的剑桥团队。我要感谢那些不知名的审查人，感谢他们同意了出书的计划，他们的许可让我踏上了一次愉快的旅程。新西兰史的同行将发现我对他们著作依赖的程度，尾注和阅读指南表明了感激。坎特伯雷大学历史学院的同事提供了帮助，其中，我尤其感激卡蒂·皮克斯和迈尔斯·费尔伯恩，他们阅读了初稿中的章节，并和我进行了讨论。生物科学学院的阿什利·斯班罗把讲义提纲借给我，以便我能写好第一章；伊丽莎白·戈登则向我讲述了新西兰英语的起源问题。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2004年我休学术假期间写成的，该假期让我能够静下心来并有时间写作。同样要感谢“新西兰皇家协会”的马斯登基

xvi 金，它为一个研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联系的计划提供的资助支持了本书的一些研究。

研究和教学之间的联系是弥足珍贵的，我感谢我的学生、新西兰史的辅导教师和研究生，首先是：克里丝·布里克尔、海莉·布朗、菲利普·弗格森、马特·莫里斯、琳达·莫尔、丽贝卡·普里斯特利、特雷西·塔洛克以及梅根·伍兹。我一如既往地珍惜与我的论文导师莱恩·理查森、肯·英格利斯和巴里·史密斯以及澳大利亚的其他同行之间的友谊，他们的著作对我自己的作品产生了影响。除大学之外，在“怀唐伊特种法庭”研究协调委员会的短期服务增加了我对特种法庭浩大任务的理解。

寻找图例让我非常开心，亚历山大特恩布尔图书馆玛丽安·明松和戴维·斯莫尔的专业知识使得寻找工作毫不费力。邓肯·肖一布朗把图片转化为数字化文件，提姆·诺兰和马尼·布罗斯南则制作了地图和图表。我尤其感激那些允许我复印资料的版权所有人。本杰明·皮特曼与唐纳·霍尔提供了家庭照片，已故的杰克·泰特把他父亲的“士兵”杂志借给了我。

菲利普·梅因·史密斯

2004年8月

序 言

对于新西兰来说，一些读者除了知道它位于南太平洋，坐落于邻近澳大利亚的某个地方外，他们别无所知。向这样一些读者介绍新西兰的历史，无疑是一件充满乐趣的事情。当人们发现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之间的距离竟这样远时，他们常常会感到吃惊。他们要么是从电影中，要么是从艺术作品、音乐或小说中了解到这个国家的，要不然就是因为前往该国参加体育赛事、经商或者旅行而得以了解这个国家。一些读者对安佳牌（Anchor）黄油、全黑队（All Blacks）这样一些新西兰全国知名的品牌十分熟悉。

对于如何撰写本国历史，或者说本国的历史应该如何撰写，当地读者有着自己的想法。他们所要求的基本叙述同样也是游客们所关心的。为了自己的学生，我写了这本简明历史，目的是为了让自已更好地理解新西兰的整个历史，从而向学生们阐述新西兰历史的重要意义；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同样也考虑到了一些海外朋友以及我在旅行中曾经遇到的人们的看法。书中所强调的问题体现了我自己对有关问题的见解以及我的兴趣之所在；不过，它们同样也是现有的各种新西兰史中存在着极大分歧的地方。某些主题，诸如文学，已经在其他地方得到了专家的探讨。本书的目的并非要提供另外一种历史，而只不过是已有的各种历史描述加以进一步的拓展而已。

本书也不是一部孤立的历史，其主旨在于将新西兰置于整个全球和太平洋的背景之中。这便要求进行比较，特别是与澳大利亚的同类事物进行比较。全球化是本书的核心主题。探讨新西兰短暂历史中国内政治与全球性及地方性压力间持续的紧张、考察小国特性和孤立所产生影响的重要性，则是本书的一个目标。

xviii 卫生和社会问题对这个国家过去（和现在）所享有的国际声誉来说十分重要，它们继续影响着人们对国家认同的信念。分娩是这个小国如何追随国际潮流的事例之一。人口概况问题常常为人们所忽略；而在本书中，人口、防务以及经济问题——这个依赖于出口的国家常常为经济问题所困扰——被放在一起加以讨论。毛利人—欧洲人间的互动在所有的历史书籍中都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就其内部动力问题而言，它在新西兰国内就显得十分突出，需要通过外部对外交事务的看法来加以平衡。

我的途径便是，对能够为曾发生过的一切提供解释的那些主题加以强调。我努力揭示新西兰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和关键事件是如何为该国的国家神话增光添彩的。这样一些事件包括《怀唐伊条约》的签署、澳新军团加利波利登陆、彩虹勇士号的沉没。但本书更多的是讲述历史而非战争，性（妇女和儿童、生育）和金钱（经济史）驱动着社会的发展；更多地讲述神话的创造而非战争。外来民很少知道澳新军团的传奇故事，他们前来此处，常常是因为听说了这样的神话，即新西兰是养育子女的好地方，是一个世外桃源和社会实验室。由于这些东西往往是市场营销活动的内容，外国人首先遇到的便是关于新西兰的这样一些神话。因此，我们需要对这些现象进行解释，至少是对它们加以考察。

致谢 / 1

序言 / 1

第一章 横渡汪洋大海的独木船 / 1

人类出现之前 / 1

南十字星座下的航海者 / 5

传说故事 / 10

欧洲人对起源的探寻 / 13

“未来的进食者” / 14

创建土著文化 / 18

第二章 海滩跨越者(1769—1839年) / 23

库克船长 / 26

法国探险家 / 30

澳大利亚人的各种联系 / 32

火枪战 / 37

背离“最低程度之干预”的举动 / 43

第三章 索要土地(1840—1860年) / 51

奠基性文献 / 53

系统化的殖民 / 60

直辖殖民地 / 70

第四章 更为偏远的大洋洲(1861—1890年) / 78

新西兰战争 / 78

数量的力量 / 86

创建殖民国家和殖民社会 / 94

大洋洲联邦? / 102

第五章 应付全球化(1891—1913年) / 106

殖民契约 / 110

妇女选举权 / 112

仲裁 / 116

毛利人土地的流失及抗议活动 / 119

既被接纳又受到排斥的毛利人 / 123

大洋洲走向何处? / 124

种族忧虑 / 128

作为最佳移民的婴儿 / 132

第六章 “肉身如青草”(1914—1929年) / 136

在佛兰德斯战场上 / 143

国内战线 / 146

修复战争损耗 / 150

帝国奶场 / 157

经济的不安全与政治的不确定性 / 161

毛利人的复兴 / 162

第七章 缔造新西兰(1930—1940年) / 166

萧条 / 166

保障与复兴 / 170

欧洲战争 / 176

太平洋战争 / 178

战争前线与国内阵线 / 181

战后重建的展望 / 185

第八章 黄金时光(1950—1973年) / 193

- 冷战和核试验场 / 195
- 让人们到新西兰居住 / 200
- 毛利人的城市化 / 203
- 郊区偶像 / 205
- 抗议运动 / 209
- 经济相互依存 / 213

第九章 最近的试验(1974—1996年) / 219

- 马尔登主义 / 222
- 罗杰经济学 / 226
- 连续性 / 231
- 无核化的新西兰 / 234

第十章 条约的复苏(1974—2003年) / 244

- 条约复苏 / 244
- “妇女选择的权利” / 255
- 电影和绘画的多样性 / 259
- “白人新西兰”的缓慢消亡 / 262

结 语 / 268

毛利词语总汇 / 273

大事记年代表 / 276

资料来源 / 285

阅读指南 / 304

索 引 / 331



地图和图片

- 1.1 新西兰:主要的山峰、地区和城镇,地图制作者:提姆·诺兰 / 2
- 1.2 从冈瓦纳古陆到新西兰的出现,地图制作者:提姆·诺兰 / 3
- 1.3 水的世界,地图制作者:提姆·诺兰 / 8
- 2.1 毛利各部落(伊维),1839年,地图制作者:提姆·诺兰 / 24
- 2.2 1769年和1770年女王军舰“努力号”船长J.库克上尉访问之新西兰的地图。巴黎:Saillant et Nyon,1774年。库克制图的法文版,MapColl 830atc/1769-70(1774)/Acc. 39323,亚历山大特恩布尔图书馆,惠灵顿 / 27
- 2.3 海军上尉乔治·F.达什伍德和毛利人,1832年,悉尼。来源于乔治·F.达什伍德画册的淡水彩画。PXA 1679/vol. 2/f. 89b,米切尔图书馆,新南威尔士国家图书馆 / 35
- 2.4 詹姆斯·巴里、托玛斯·肯德尔牧师与毛利酋长洪吉、怀卡托,伦敦,1820年。Ref. G-618,亚历山大特恩布尔图书馆,惠灵顿 / 37
- 2.5 乔治·F.安加斯,莫图帕伊(莫托普希)村及汤加里罗山,1844年。Ref. A-196-022,亚历山大特恩布尔图书馆,惠灵顿 / 45
- 3.1.1 帕图奈,《怀唐伊条约》的签署人。本杰明·皮特曼提供 / 52
- 3.1.2 塔玛蒂·瓦卡·奈奈,条约签署人,帕图奈之兄。本杰明·皮特曼提供 / 52
- 3.2 《怀唐伊条约》:毛利文本的译文,1865年。J.诺贝尔·科尔曼:《理查德·戴维斯牧师传略》,伦敦,1865年,455-456 / 54
- 3.3 威廉·梅因·史密斯,皮皮蒂村寨,尼科尔森港,1840年12月。Ref. C-011-005,亚历山大特恩布尔图书馆,惠灵顿 / 66
- 3.4 威廉·斯特拉特:《殖民者扑灭烟囱之火》,1855年或1856年。Ref. E-453-f-003,亚历山大特恩布尔图书馆,惠灵顿 / 67
- 3.5 托玛斯·B.科林斯:《霍泽之战》,1847年。亨德森上尉、E.斯坦利上尉、R. N.、塔玛蒂·瓦卡·奈奈、特·韦罗韦罗·波

- 塔陶(未来的毛利王)。Ref. A - 292 - 058, 亚历山大特恩布尔图书馆, 惠灵顿 / 74
- 4.1 P. E. jnr, "为潜水者之缘故", 《惠灵顿广告增刊》, 1881年11月19日。布莱斯正在宰割抗议者, 这位抗议者头戴特·维提信徒的白色羽毛头饰, 躺在地下进行消极抵抗。Ref. A - 095 - 038, 亚历山大特恩布尔图书馆, 惠灵顿 / 85
- 4.2 人口增长。马尼·布鲁斯南, (引用) 菲尔·布里格斯: 《看看这些数字》, 惠灵顿: 新西兰经济研究所, 2003年, 21页 / 88
- 4.3 1874年、1891年人口金字塔(仅指欧洲), 提姆·诺兰, 根据新西兰统计数据。 / 90
- 4.4 徐肇开挖掘船采金, 波顿兄弟藏品集, C. 014896, 波顿兄弟 Ref. BB N5220, 新西兰蒂帕帕博物馆, 惠灵顿 / 93
- 4.5 海伦·康农, 1881年荣誉硕士, 坎特伯雷大学 / 100
- 5.1 克赖斯特彻奇比利街的房舍, 可能是卡尔顿·米尔桥附近明森一家的祖居。这幢宽敞的别墅代表了多数新西兰人所向往的城郊房屋。摄于1897年。Ref. F - 145266 - 1/2, PAColl - 6051, 亚历山大特恩布尔图书馆, 惠灵顿 / 113
- 5.2 "最后的高峰", 《新西兰版图与妇女杂志》, 1894年, 有男子气概的妇女在帮助之下达到顶峰。Ref. PUBL - 0126 - 1894 - 01, 亚历山大特恩布尔图书馆, 惠灵顿 / 116
- 5.3 斯干兹, "我们如何看待", 《新西兰版画》, 1900年10月20日。布立吞里亚之女西兰狄娅穿着本土的羽毛做成的披风, 牵着高贵的野人。她挡开怪物一样的澳大利亚罪犯, 以保护其本土的受保护者(被描绘为太平洋岛民而非毛利人), 并因此而选择了一个在太平洋上的不同命运。Ref. J - 040 - 002, 亚历山大特恩布尔图书馆, 惠灵顿 / 125
- 5.4 约翰·C. 布洛姆菲尔德, "他们仍然前来了", 《自由作家》, 1905年1月17日。被描绘为苦力的华人或日本人(对惧外者来说, 他们没有区别) 撑竿进入了新西兰, 越过了得到人头税(尽管它让理查德·塞登总理感到懊恼) 之助的移民限制的壁垒。Ref. A - 315 - 3 - 042, 亚历山大特恩布尔图书馆, 惠灵顿 / 130
- 6.1 "一排接一排", 利杰森托克军人公墓, 比利时的第二大新西兰公

- 墓,2004年6月6日。摄影人:理查德·特里梅万 / 144
- 6.2 A. 茹尔:《“置身英国本土”,我们幻想的一件事情》,在法国的新西兰人所经历的炮弹振荡,伦敦:查罗德父子出版公司,1916年,第29页。杰克·泰特提供 / 145
- 6.3.1 P. P. 塔希维上尉,斯林军营,1916年7月。摄制人:H. S. 特里梅万 / 146
- 6.3.2 “青年基督教会”的M. 米尔雷夫人和H. S. 特里梅万上尉,斯林军营,1916年7月。特里梅万相册 / 146
- 6.4 饮用更多的奶,健康班,1926年。卫生部,惠灵顿 / 154
- 6.5 加利福尼亚式平房,韦克菲尔德,纳尔逊。摄制者:杰夫·梅因·史密斯 / 157
- 6.6 饮奶以增强臂力:1920年克赖斯特彻奇铺渠工挤牛奶来作为早茶。Ref. 2000. 198. 452, 费隆藏品集,坎特伯雷历史协会藏品,坎特伯雷博物馆,克赖斯特彻奇 / 158
- 7.1 失业妇女组织:1932年克赖斯特彻奇一小群妇女领导的失业妇女五一节游行。c/n E 3254/72,霍肯图书馆,达尼丁 / 169
- 7.2 G. E. G. 明尼克,“行医的男人”,《新西兰先驱报》,1938年8月18日。萨维奇需要靠自己来分发药物。Ref. H - 723 - 005, 亚历山大特恩布尔图书馆,惠灵顿。狄恩·明尼克及《新西兰先驱报》提供 / 174
- 7.3 “得到人手”。所有的士兵都是纪念品收集者。此处,来自于28(毛利)营的战士为他们的澳大利亚摄像师摆造型。亚历山大港,1941年6月1日,底片编号:007783,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堪培拉 / 183
- 7.4 《缔造新西兰》。惠灵顿:政府印务局,1939—1940年,摄影师:邓肯·肖—布朗 / 190
- 7.5 “不可战胜的全黑队”。C. V. 史密斯著,G. E. 明尼克绘图,《从N至Z》,惠灵顿:希克斯·史密斯与莱特出版公司,1947年,家族藏品 / 191

- 8.1 内维尔·S. 洛奇:《利多电力计划》,1963 或 1964 年。Ref. PUBL-0206-081-1, 亚历山大特恩布尔图书馆,惠灵顿。帕特·洛奇夫人提供 / 200
- 8.2 《沙坑中的蹒跚学步者》,北帕默斯顿,1959 年:对被安置在新小区的新房屋里面不足五岁的孩子来说,沙坑要比在未经开发的后院中开辟一个园子要重要。家族藏品 / 206
- 8.3 艾里克·W. 希思:《“太平洋共同防卫组织”三巨头会议》,“先生们,我们不能全都支持无核区,有什么理由吗?”,1974 年 2 月 27 日。Ref. C-132-124,亚历山大特恩布尔图书馆,惠灵顿。艾里克·希思提供 / 211
- 8.4 G. E. G. 明尼克,“遗失的硬币反面”,《新西兰先驱报》,1966 年 2 月 3 日,《新西兰先驱报》提供 / 215
- 9.1 贸易伙伴:全部出口流向不同市场的比例,1860—1990 年。《1990 年新西兰官方年鉴》,惠灵顿:统计局,1990 年,第 599 页 / 221
- 9.2 罗伯特·马尔登与马尔科姆·弗雷泽,版权未知 / 224
- 9.3 艾里克·W. 希思:《太平洋共同防卫组织》,1985 年 2 月 5 日。Ref. B-143-009,亚历山大特恩布尔图书馆,惠灵顿。艾里克·希思提供 / 238
- 9.4 受到攻击后的“彩虹勇士号”停泊在奥克兰港中,1985 年 7 月。《新西兰先驱报提供》 / 240
- 10.1 “怀唐伊特种法庭”庭长爱德华·泰哈库雷·杜里法官,1981—2003 年。杜里·霍尔女士提供 / 246
- 10.2 海伦·克拉克首相在库克山国家公园的霍奇斯德特峰,2003 年 7 月 5 日。首相办公室及摄影师戈特利布·布劳恩—艾尔沃特提供 / 258

表格

- 4.1 人口趋势和毛利土地所有权。马森·杜里:《怀奥娜:毛利人健康发展》,第二版,奥克兰: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36 页 / 87
- 9.1 新西兰人想要的是什么? 摘自:《防卫到安全:新西兰人想要的是什么》,惠灵顿:防卫调查委员会,1986 年 / 241

第一章 横渡汪洋大海的独木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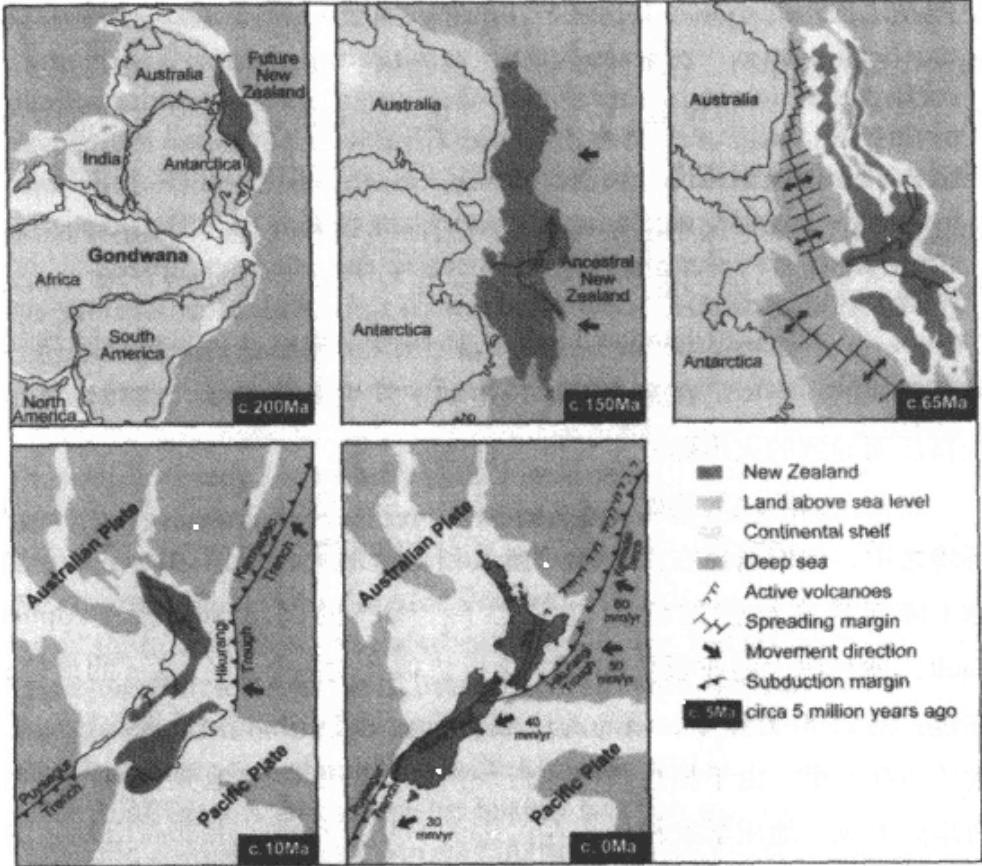
新西兰是如何诞生，又是始于何时呢？从地质学的角度来说，新西兰群岛起源于8000万年前，在这一时期，它从冈瓦纳古陆（Gondwana）分离了出来。除了南极洲外，新西兰是人类最后定居的一块陆地。毛利人是新西兰最早的定居者，是当地原住民的祖先，现在，学者们认为他们是在13世纪来到新西兰的；不过，早在12000年至60000年前左右，就有人类居住在环太平洋地区的其余地方。事实上，欧洲人非常晚才来到新西兰，只是从1840年开始，他们才在这里有计划地定居。在极为短暂的时间内，从波利尼西亚和欧洲而来的两波人潮改变了这块土地，并使这块土地上的景观发生了变化。这些关于时间和地点的简单事实说明了为什么环境与国家的文化和认同息息相关。

人类出现之前

从地理学的角度讲，新西兰是一个由众多岛屿组成的群岛，其中，这些岛屿从北到南包括克马德克群岛（Kermadec group）的拉乌尔岛（Raoul）及坎贝尔岛（Campbell）。不过，它的3个主要岛屿差不多占据了其整个陆地面积27万平方公里的百分之九十九。它的面积和英伦诸岛不相上下，在这个国家曾经盛行一时的一个历史版本中，这一点曾占有重要地位。科学家告诉我们，古新西兰曾经是南方大古陆冈瓦



1.1 新西兰:主要的山峰、地区和城镇



1.2 从冈瓦纳古陆到新西兰的出现

纳的一部分，在1亿年之前，冈瓦纳古陆的岩石形成了它东部绵延的山区。后来，人们所知道的朗伊塔塔（Rangitata）板块分离出来，并向东漂移到太平洋中。古新西兰便独立出来了。在过去的8000万年中，植物和动物群落都没有再经过陆地进行迁徙；5500万年前，海床的延伸和运动也停止了，这时，塔斯曼海也完全形成，并将新西兰陆地和澳大利亚的东南部隔离开来。

到6500万年前，在海水的不断侵蚀下，后来成为新西兰的地区已经变成了低矮的平原。位于低处的陆地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它的表面沼泽丛生，从地质学的角度说又颇不稳定，它们慢慢地向大海里面沉没。到大约3500万年前的渐新世（新生代第三纪），这块冈瓦纳古陆碎片上的大部分地区都已沉没到海水之中。恐龙生活在一系列仍然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4 显露在水面上的小岛之上，这些小岛都是朗伊塔塔之上的山峰淹没于海水中后的残存物，各种鳄类动物、蛙及蜥蜴也生活在这些小岛之上。从大约 2500 万年前开始，由于太平洋板块的大陆地壳开始与群岛下面的澳大利亚板块相碰撞，在数百万年之后，这些山峰又再次向上隆起，而新西兰的许多地区则围绕着板块构造而移动和变化。冈瓦纳的岩石是新西兰地壳中最古老的部分，它现在仅存在于从西纳尔逊（west Nelson）至峡湾区（Fiordland）的南岛西海岸地区。在东部，陆地是刚刚形成的。当南岛在造山和冰川运动中发生变化之际，北岛也从地壳挤压而导致的火山爆发中获得了自己的地貌。

新西兰的陆地继续处于不断地隆起之中。新西兰人生活在动态的环境之中，他们居住在太平洋和澳大利亚这两大板块的边缘，处于地球上隆起速度最快的山脉包围之下：南岛的高山断层带（Alpine Fault）便是澳大利亚板块和太平洋板块彼此对撞而过后留下的痕迹；在过去的 2500 万年中，该岛的这两个部分沿着山脉断裂带彼此移动了大约 500 公里。由于相互碰撞的板块挤压着新西兰的地壳，高山便在海岸处形成。地质学家相信，在过去的 500 万年中，南部高山地区的造山运动速度加快，而山脉受到的侵蚀也加快了。新西兰的最高峰是库克山（Mt Cook），它日渐以其毛利人的叫法奥拉基（Aoraki）（即穿云锥之意）而为人所知，路标上则将它叫做奥拉基库克山，这昭示着新西兰作为二元文化和操双语的国度这种官方立场。尚在 1991 年，库克山突出的顶峰便倒塌到塔斯曼冰川之下去了。

而在 20 世纪 60 年代米制代替帝国度量标准之前，老师们还确定无疑地向学童们传授说，库克山高 12349 英尺。当国家的主要标志、一个天然景物居然能在一次山崩中降低了 10.5 米时，甚至成语“坚如磐石”也受到了当地人的质疑。场所和自我都受到震动：山峰发生了变化，而各种神圣的展望、想象和幻象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因为发生了这一让人震撼的事件，新西兰不再是古老的冈瓦纳方舟。当然，它过去曾是冈瓦纳古陆的一块碎片。在南岛西部和南部的森林中生长着许多罗汉松属植物，恐龙可能曾在这些罗汉松属植物的

原种下面栖息。然而，陆地本身便代表着一种活跃的力量，根本就不坚固和持久，在各山峰迅速隆起之前的渐新世，它已经沉没于海水之中了。当然，人们对此仍然存在着疑问。对花粉化石的研究表明，当下层地面向海中漂移而独立出来后，差不多所有新西兰的植物才来到了这里。当地植物是冈瓦纳分解后重新殖民的结果，它们间接地表明了植物从澳大利亚散布开来的模式。这些植物通过适应当地的生态和气候条件而得以扩散，后来，其中的一些植物消失了，让位给了其他的植物。植物学家发现，塔斯马尼亚岛和新西兰有 200 种相同的植物物种，而就南山毛榉树而言，它们起源于冈瓦纳时代，它们的扩散就可以通过长距离散布的理论来进行解释。南山毛榉树究竟出现于什么时代，这个问题仍然存在着争议。许多动物也是最近才迁徙而来的，并仍处于迁徙之中；例如，各类海鸟便定期往来于塔斯曼海两岸。

然而，古生物学家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新西兰的动物群落是如何在孤立的状况下很好地生长了 8000 万年的呢，为什么它们又如此容易受到人类的影响呢？新西兰是一块鸟类群聚的土地，这里的许多鸟儿异常地庞大，它们天真而又不会飞翔。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鸬鸵和恐鸟。在 20 世纪，鸬鸵曾被非正式地作为国家的象征；而自 19 世纪 40 年代以来，当欧洲人初次发现各种早期恐鸟存在的证据时，恐鸟化石便让欧洲人着了迷。就“是谁或是什么东西消灭了恐鸟”这样的问题，19 世纪的博物学家认为是人类消灭了恐鸟。到 20 世纪 50 年代，人们普遍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在最初的人类到达之前，气候的变化导致了恐鸟及其他一些不会飞翔的鸟类的灭亡。然而，在今天，动物学家认为，在北半球接受训练的科学家将注意力集中在大陆，他们滥用了关于岛屿动物群落消失的最初洞见。按照他们的观点，在人类扰乱了新西兰后冰川时代鸟类物种的生活环境之后，大约有半数这些鸟类就开始绝种了。那即是说，食肉动物——最初的人类及搭乘他们的独木船（waka）而来的鼠类——是导致这些鸟类灭绝的原因。

南十字星座下的航海者

唐加塔环努瓦人（tangata whenua，大地的子民，一个用以指整个

太平洋中各种海上亲缘关系的概念)是一些波利尼西亚的冒险家,他们进行的伟大航行表明人类对太平洋地区的殖民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当欧洲人扬帆于熟悉的海岸,与相邻而居的民族做生意或对他们进行侵略之际,波利尼西亚的航海家则奋力向南北两个方向挺进,在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太平洋海域中寻找新的陆地。在移居新西兰及新西兰内部迁徙的各种传说中,一代代的人们中间传诵着有关(波利尼西亚人)从故国家园哈瓦基(Hawaiki)起程的一次次充满危险的航行的故事,以及他们抵达这些南方岛屿并在此散布和定居的故事。为了确立他们在整块土地上的权威(manua whenua),移居者“带来了波利尼西亚人的知识体系(intellectual order)和精神图谱(mental maps)”,他们用自己的神灵和创世故事来发展这块新土地上的宗教体系。

北岛是他们最先登陆的地方,他们将北岛称作“毛伊之鱼”(Te Ika a Maui, the fish of Maui)。在源自于波利尼西亚的神话中,毛伊站立在南岛,他钓住了一条大鱼,太阳让这条大鱼变得坚硬起来。这条鱼的眼睛变成了陶波湖(Lake Taupo),它的鱼尾便是北部区(Northland)。由于西海岸湍急的河流中发现了珍贵的玉石,南岛便成为了“水或河流中的绿宝石”(Te Wai Pounamu)。艺术家将这些玉石雕琢成尖利的凿子、武器和装饰品。移居此处的人们将南岛称作“特—奥拉基之舟”(Te Waka o Aoraki),奥拉基是他们先祖的名字,也是新西兰最高峰的名称。斯图尔特岛(Stewart Islands)则称为“雷奇欧拉”(Rakiura,意思是金碧辉煌的天堂岛),在最近对亲缘关系的再次声明中,雷奇欧拉成为这个国家第三大岛屿上国家公园的名称。

唐加塔环努瓦人本身也是由不同的民族、文化和历史所组成的,后来,当他们和欧洲人相遇后,则被统称为毛利人。他们是一个生活在船上的民族,对于这种角色和经历,欧洲移民也能和其相认同。他们海上航行的技艺,他们从波利尼西亚东部前往新西兰和查塔姆群岛(the Chatham Islands)定居的事迹,促使学者围绕“最初的波利尼西亚航海家是在什么时间、以何种方式抵达这些地方,他们又是来自于何处”等问题而产生了持久的争论。最近西方科学中与部落谱系相

对立的研究表明，这些航行是多种因素促成的，而且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它们并非是一些偶然的航行。

根据人类学家的推测，来自波利尼西亚的第一批航海家只是到了距今相对非常近的时间才开始在新西兰定居。就他们定居的具体时间而言，存在着三种相互竞争的假设：人类在新西兰居住的时间大约已经有 2000 年了；人类在公元 800 年至 1000 年间首次抵达新西兰；波利尼西亚人抵达新西兰的时间很晚，约在公元 1200 年至 1400 年间。目前的看法是，毛利人的祖先波利尼西亚人是公元 1250 年至 1300 年间在新西兰登陆的。考古学家认为，没有证据表明人类在 1250 年前已经在此定居。后来，在 14 或 15 世纪，新西兰的波利尼西亚人迁徙到了查塔姆群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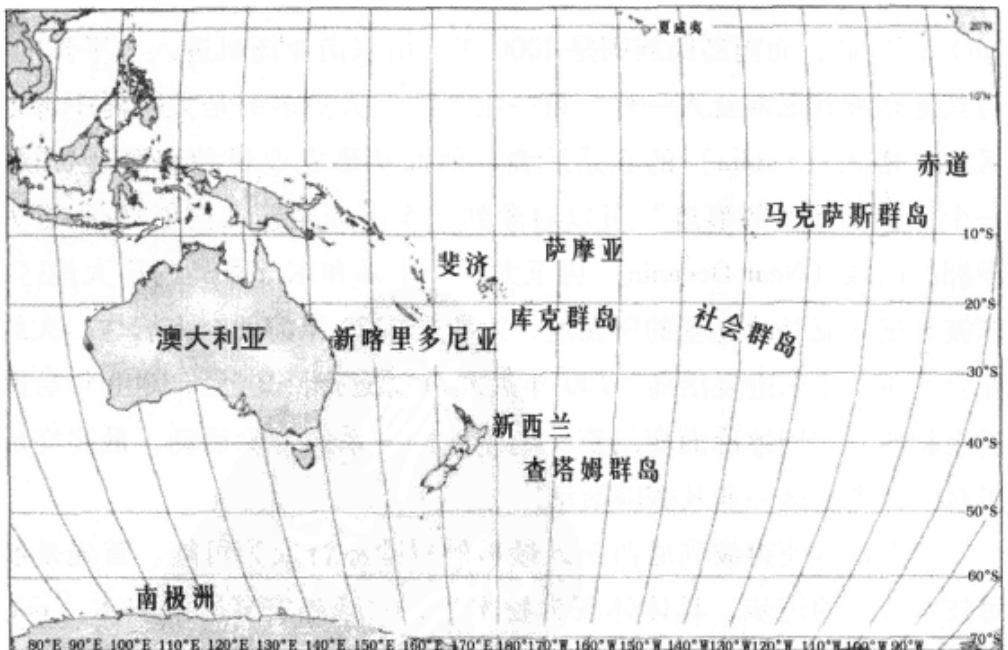
第一批移居者是从一个叫做哈瓦基（Hawaiki）的地方起程的。在整个波利尼西亚，哈瓦基是故事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家园。这里的哈瓦基可能是一个岛群或岛区，它可能指的是马克萨斯群岛（the Marquesas Islands）或社会群岛（the Society Islands），也可能指的是南库克群岛（the southern Cook Islands）。第一批移居者是南岛民族（Austronesian）的后裔，而南岛民族则是 4000 年前由东南亚扬帆进入太平洋的。与其他东波利尼西亚人一样，第一批新西兰人更多的是太平洋中部地区拉皮塔人（Lapita）的直系后裔，他们从事农业耕种和海上贸易。一个“世系演变的痕迹”可以追溯到从东南亚至新几内亚岛/临近大洋洲的区域（Near Oceania）再至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群岛的广大地区。东波利尼西亚是哈瓦基的所在地，大约在 2200 年前便有人居住。大约在公元 300 年东进复活岛，100 年后北进夏威夷，又经历 1000 年后南进至新西兰四周冰冷而变幻莫测的水域的一系列冒险活动，最终完成了对大洋洲的这一非凡探险活动。

三大发展使得波利尼西亚人最后的冒险旅行成为可能。首先是航海技术方面的进步，具体体现为独木舟，它通过安装舷外斜木（outrigger）来实现平衡，还挂上了三角帆，从而使横跨太平洋的长距离航行成为可能。其次便是农业中利用农作物和驯养动物的专门知识的出

现。第三是进行探险和迁徙的驱动力的出现。当然，关于出现这种驱动力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在仍然存在着争论。无论它的驱动力是来自于宗教抑或创业的愿望，还是因为荒歉的刺激，毛利人的祖先在这样一个汪洋大海中间航行显然并非仅仅是因为技术进步的缘故。

为了抵达西南太平洋的奥特亚罗瓦 (Aotearoa) (长白云之乡)，波利尼西亚航海家必须要坚韧，并具有理解环境所提供信号的经验。他们旅行和航海的技艺极其精湛。他们跟随着在陆上活动的鸟类的迁徙路线，对洋流和“拉帕”(lapa)——水下磷光现象，它以闪光或光带的形式出现在距离陆地 50—130 公里的地方——进行观察，并关注群岛上空似乎静止的云彩 (于是，这些群岛便有了“奥特亚罗瓦”——长白云之乡——这样的名称)。南十字星座 (the Southern Cross) 是他们在赤道以南的向导，他们在海风有利于航行的夏季向南进发。当他们在一个狭长星群的指引下泛舟海上之际，他们主要从金星那里获得方向的指引，如果南十字星座始终位于船的左舷，那金星便总是指向奥特亚罗瓦。

8



1.3 水的世界

最初的定居者或许并没有使用奥特亚罗瓦这一名称来指称新西兰，因为当时他们没有一个用来称呼整个国家的词语，相反，他们分别对各个岛屿进行了命名。在 20 世纪，这个用以称呼北岛的名称才被接受为毛利人称呼新西兰的名称。命名是一个政治行动；重要的是奥特亚罗瓦已经成为新西兰在毛利语中的叫法。现在，人们对该词语出现在各种口头流传的故事中已经见惯不惯了，这些口头流传的故事表达了早期定居者对某个地方的情感和亲近，并为现在的生活提供了样板。

早期的航海家通过口述文化来传播他们的航海知识，他们将这些知识储藏于关于独木舟的各种传说之中。其中一个传说是这样的：特阿拉瓦 (Te Arawa) 号独木船 (特阿拉瓦族因此而得名) 的航海家“懂得光主 (the lord of light) 塔纳怒阿兰吉 (Tane-nui-a-rangi) 诸子——即星星——的语言；他与月亮西洛丽 (Hinauri) 交谈；每当太阳西下之际，他便向着太阳稍稍偏左的方向航行”。现在，学者们认为，波利尼西亚人定居新西兰是经过精心考察的，他们在有计划地移居新西兰之前，至少有过一次返回波利尼西亚的航行。传说故事讲述了先祖库珀 (Kupe) 返乡的航行，他回到哈瓦基，(并向族人) 汇报他发现了一块只有鸟儿在那里栖息的陆地。1769 年，随同詹姆斯·库克船长 (Captain James Cook) 航行的塔希提旅行家图佩阿 (Tupaia) 听到这些故事后，对这种双向航行的可能性颇为怀疑，因为唐加塔环努瓦的先祖竟然没有将他们珍贵的猪带回来。没有猪并不表明没有返乡之旅或多次航行，因为不仅在第一次的航行中，就是在第二次和第三次的航行中，猪也没有能够抵达新西兰。只有老鼠、狗才与第一批移居的人们一起在从哈瓦基起程的海洋旅行中存活了下来。大约 500 年之后，库克带来了猪。

20 世纪 80 年代，一些汇集学者和水手于一体的独立研究小组决心批驳 20 世纪中期流行的有关偶然航行的论点，他们重新建造了一些波利尼西亚式的装有舷外斜木的独木船。在更佳的天氣条件下离开拉罗汤加岛 (Rarotonga) 的那个小组在仅仅两周的时间里便到达了新西兰北部。这样的航行是可能的，这说明早期的航海者有可能在夏天成

功地进行这样一次航行。现代的航海者断言，只有“旱鸭子”（land-lubber）才能推测说，运用所掌握天文和季风知识而进行航行的早期人们会被吹离航向，因而不能航行到新西兰。毛利人的传说与这种季节性证据相符合，即：一年中扬帆前往奥特亚罗瓦的最佳时间是夏季，这时，新西兰的圣诞树红花桃金娘树（pohutukawa）正繁花盛开。

传说故事

唐加塔环努瓦人的世界由血统（genealogy，毛利人将其称为瓦卡爸爸 [whakapapa]）所主导，他们用血统来解释他们的景观并与之进行互动。瓦卡爸爸以不同于欧洲的模式来组织空间和时间，并将生者和死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如特·梅尔·陶（Te Maire Tau）这位纳塔胡族（Ngai Tahu）历史学家所解释的那样：

如果说瓦卡爸爸是脊柱的话，那口述传说、吟唱、毛利学校（wananga）、道成肉身和其他艺术便像肉体一样依附在血统的骨架结构上。于是，大地（爸爸图阿努库，Papatuanuku）和天空（拉基，Raki）被理解成最初人类的双亲，而海洋、植物、动物及自然世界的其它组成部分也由一个亲缘关系的网络而联系在一起。

- 10 口述传说以文化阐释的方式解释了（人类）与大地和自然间的密切关系。目前，特·梅尔·陶（Te Maire Tau）的部落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沉浸于“旧”世界观的人们也知道传说并非是对真实历史事件不可辩驳的描绘，它们并非一成不变；同时，返回到部族的新归化者（new entrant）则希望传说能够确认他们所发现的土著认同。眼下的一个问题是：一个伊维（iwi，部族）应该致力于“旧”的知识体系呢，还是致力于“新”的知识体系？就“怎样捕捉鳕鱼和鸟类，在什么时间进行捕捉”等认知环境的问题，土著知识可以极为有效地在当地的环

境之中得到运用。

各种瓦卡传说（Waka traditions）并非仅仅是一些关于（部族）起

源的故事，它们同样勾勒了认同、所有权和亲缘网络等限定性标志。关于部族起源、定居和探险的各种故事是以波利尼西亚神话为原型的，它们提供了可资人们仿效的行为榜样的模式。这些传说并没有将超自然物和人加以区分，也没有将最早的祖神和后来的英雄加以区别，因为所有的这些都以“图谱纳”（tupuna，祖先）之名而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波利尼西亚人的故事在他们所到之处流传着，在他们居住的每个岛屿上，他们都按照自己的血统建立一个自己的宇宙哲学体系和社会秩序。作为整块土地上的意象图，瓦卡爸爸发挥着文化界标的作用，因而整块土地也成为了人们的祖先。独木舟登陆之处有助于建立人们在一个地区的权威。对土地的要求是以对其进行命名为开端的，人们在整块土地上植下了“源自波利尼西亚神话的典型形象”，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成为了“唐加塔环努瓦”。传说与陆标间的互动强化了他们的信念。如果神话提到了有这么个陆标，而现实中确实又存在着这样一个与从哈瓦基乘舟迁徙的故事联系在一起的路标的话，那这无疑证实了神话或传说的真实性。

讲述者将这些至少有 2000 年的古老故事加以改编，以使其能适应新的环境，并记录他们在迁徙途中所见到的当地陆标，因此，这些故事也不断地发生演变。在每个地方，故事的细节各不相同，但它们之间却存在着惊人的一致性。在整个波利尼西亚的各种描述中，它们都有一个相同的名字哈瓦基和一些相同的重要人物，例如，吊起陆地的航海家毛伊。当传说故事发生变化和延展以覆盖不同的地域时，这些名字便获得了新的含义。纳塔胡族人（Ngai Tahu）的领袖提佩内·奥瑞根（Tipene O' Regan）爵士详细描述说：“每当我们继续航行时，我们便卷起（roll up）这些传说，卷起我们的瓦卡爸爸及我们的地名，然后将它们随身携带至一个新的地方，然后再将它们重新展开，并让它们与新的地域相符合。”

11

这种世界观同样也反映了祖先随着人们一起迁徙的这样一种信念。在瓦卡传说中，祖先有男也有女，这表明开拓者们所进行的航行是经

过深思熟虑的，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开启新的生活。在20世纪后期，历史叙述得到了扩展，它们将女性和男性同时纳入了它的范围之内。性别历史学者（historian of gender）日渐意识到，传说故事的男性叙述者偏好于选择具有男子气概的英雄和船长。传说故事将女性塑造为与自然世界联系在一起的伴侣，她们带来了火，并种植“库马拉”（kumara，即甘薯）。与此同时，瓦卡妇女传播了疾病，引发了战争。不过，美女和巾帼英雄往往为人们所怀念，正如特阿拉瓦（Te Arawa）故事中拯救了一艘独木舟的女英雄魏娜姬（Wairakei）一样。

阿皮拉纳·纳塔（Apirana Ngata）爵士是20世纪毛利人杰出的领袖，他将自己所在的纳提珀柔族（Ngati Porou）人的传说故事收集起来。这些故事讲述了他们的祖先是如何将北岛从海洋中钓起，并将它命名为“毛伊之鱼”的。在北岛西部，人们将库珀（Kupe）作为开疆拓土的祖先而加以纪念，而在北岛东部，享有同样地位的则是托伊（Toi）。在特阿拉瓦传说中，托伊来自于罗托鲁阿（Rotorua）附近，在水手塔玛—特—卡普阿（Tama Te Kapua）及他的人民航海来到新西兰之前，托伊是一位生活在哈瓦基的先祖。在其他一些传说中，托伊则生活在新西兰，和他联系在一起的便是从哈瓦基取得“库马拉”。在拉罗汤加岛（Rarotonga），他也同样出名。

所有关于北岛东部海岸部落的伟大建族祖先裴吉阿（Paikkea）的故事都有一个相同之处，那即是：他跨坐于鲸鱼之背而抵达新西兰，并在瓊加拉（Whangara）登陆。在这个故事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版本中，一艘搭载着70位酋长之子的船舶从哈瓦基起航，结果却为最高酋长的幼子努阿塔普（Ruatapu）所骗。为了报复父亲的凌辱，他在船体上钻了个洞，试图藉此来杀死他的哥哥裴吉阿（Paikkea）。船翻后，只有努阿塔普和裴吉阿没有被淹死。通过乞灵他作为大海之子的权利，裴吉阿逃过了劫难。在经过了许多代人之后，他呼唤大海“‘像大鱼一样’将他救上岸”的隐喻却变成了背负着他破浪前进的鲸鱼。裴吉阿最终回到了家中，后来他便迁徙到了新西兰。纳塔胡人和纳提珀柔族人有着亲缘关系，他们也讲述着关于裴吉阿的类似故事。最近，在小说《鲸骑士》和

随后普受国际欢迎的电影中，来自东部海岸的威提·依希马埃拉（Witi Ihimaera）重新讲述了鲸鱼骑士的故事。

欧洲人对起源的探寻

欧洲人总是将自己的基本结构强加到传说故事之中，而这种做法往往问题重重。他们不仅对自然特征进行重新命名，而且还将太平洋各民族重新划分为波利尼西亚人（意思是“来自多个岛屿”）和美拉尼西亚人，并将他们按照皮肤的颜色分成高低不同的等级。依照这一种族样板，新西兰的唐加塔环努瓦人因属于（棕色的）波利尼西亚人而排位较（黑色的）美拉尼西亚人高，他们远远高于被置于阶梯底层的土著澳大利亚人。民族志学者同样发现，包括毛利人——毛利人的创业品质促使欧洲学者将其比作犹太人——在内的波利尼西亚人种在掌权安排方面一点也不含糊。欧洲人逐渐创造出了自己关于毛利人起源的神话，这些神话将不同的故事糅合在一起，使之成为适于儿童文学使用的动听传奇故事。

受“人类源于诺亚之子”这样一些圣经故事的影响，理查德·泰勒（Richard Taylor）这样的传教士宣扬说，“新西兰族群”是“以色列人失落的部族之一”，这一观念为摩门教徒（Mormons）及毛利人的先知运动所采纳。在19世纪，当研究太平洋区域的学者力图寻找有关人类起源的线索之际，“雅利安”波利尼西亚人和当地“雅利安”毛利人的模式日益流行。在19世纪后期，随着达尔文主义的兴起，“高加索毛利人”的概念取代了“闪族毛利人”这一受圣经影响而产生的观念。集勘探家和政府官员于一身的爱德华·崔格尔（Edward Tregear）在《雅利安毛利人》一书中声称，毛利人和欧洲人有共同的雅利安血统。在优生运动蓬勃发展之际，这种观念持续存在。1938年，火奴鲁鲁主教博物馆（Bishop Museum in Honolulu）馆长特·朗吉·希罗阿（Te Rangi Hiroa）（彼得·巴克爵士，Sir Peter Buck）出版了他那本颇受欢迎的《日出之地的维京人》（*Vikings of the Sunrise*）。巴克本身就是一名毛利人，也是一名医学硕士和职业人类学家，他通过自